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局外人》于1942年出版，主人公默尔索那令人不安的叙述口吻，既冷漠又涌动着激情，时隔近八十年，今天仍不停地搅动着人心。作为加缪的处女作，这部小说在技法上不可思议的成熟令人震惊。尤其是考虑到加缪在写作这本书时只有二十六岁，考虑到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他作品与首部作品的差异巨大，《局外人》的存在益发使人觉得迷人且困惑。



《寻找〈局外人〉》试图给《局外人》这本书作传。它第一个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局外人》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作者爱丽丝·卡普兰教授说，她宁可说加缪是从自身“发现”了这本书。年轻的加缪是一个活跃的写作者，他写过哲学论文；作为活跃的社会活动人士，他长于发表演讲和写评论，还在剧团写剧本和排演话剧；由于身体条件无法取得教师资格，他在报社当记者，写过报道和社论；当然还有多篇仿佛散发着地中海阳光和盐的气息的优美散文，以及无数写给友人的信；但，内心向往着文学的年轻人还没有写过小说，或者说，没能成功写出一部小说。加缪的《快乐的死》在去世后

加缪的创作密码能找到吗？

◆ 芳州

第一次出版，这部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锁进抽屉、不被提起，那是一个没能顺利产下的胎儿。而在反复思索和修改《快乐的死》的过程中，另一个角色的声音已经开始在他的构思中说话。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信：“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问。”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1938年的秋季，加缪的手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没有解释，也没有其他上下文。这段话后来一字不变地成为《局外人》的开头。

在手记中，加缪还写道，“真正的艺术，是说得最少的。”这似乎可以看作从失败的小说中总结了教训，发现了创作的密码。

《寻找〈局外人〉》使用加缪的手记，他给师长、友人的信件等，试图找出小说写作的秘密。《局外人》的诞生有迹可循：加缪成长的环境，贫病、沉默的母亲、阿尔及尔大

街上的穷人、北非地中海的阳光大海；父亲给加缪留下的唯一“遗产”，即观看死刑后呕吐的家庭传说，像身体记忆般植入加缪，而十七岁开始患肺结核，使得加缪过早清楚自己被判了死刑；此外，加缪负责报道法庭庭审，被告、法官、检察官甚至记者，都为他提供了活生生的人物原型。

然而，即使这一切加在一起，也还是原材料而已，小说必须经过作者那魔法的手指，这个戏法才能成立，其中秘密，也许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清。

那么关于《局外人》，还有什么可说？这本书本身的出版历程，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1941年的巴黎还处于德国纳粹的占领下，手稿要安全传递到加利玛的手中，被加利玛的编委会接受，还要经历纳粹的审查，甚至还要操心印刷图书用纸的问题。而在图书出版之后，一本书就仿佛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再也不受作者的支配。1943年，萨特著名的评论《局外人解说》发表，《局外人》就这样快速进入了法语文

学殿堂，加缪本人也进入了巴黎的知识圈子。这只是开始：1945年，英国和美国同时买下了《局外人》的英文版权，1946年4月，冷漠的默尔索开口说起英语，踏上了美国大陆，展开了在全世界的征程。

加缪1960年1月在盛年骤然离世，他那明星般的脸，四十五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傲人纪录，以及他参与（或保持沉默）的种种论战，让他始终处于舆论的焦点。然而，《局外人》确实拥有了独立的生命：这本薄薄的小书多年来不停地被重新认识和评论，对《局外人》的评论几乎就可以串起一部西方文学评论流派变化的历史。它也不停地被发展出各种周边或“同人”作品，漫画、戏剧、电影，甚至还有一首歌——《杀死那个阿拉伯人》。

被《局外人》震撼过的年轻人慢慢变老了，默尔索永远年轻。而我们对某些作品、某些作家的乡愁是如此严重，必须通过不停地谈论它来缓解。《寻找〈局外人〉》是“加缪搜集俱乐部”的新成员，也许提供新一轮的疗愈。

新书速递

《邮轮碎片》

刘心武新作《邮轮碎片》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形式，继承了《红楼梦》写人物的精髓。它在封闭空间中敞开心扉，在智力拼图中寻求完整。它捕捉草蛇灰线，马迹蛛丝，在隐于不言，细入无间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把时代发展和人性隐秘做成“秘密浓缩丸”，缓解爱之痛、情之伤。它游移、奇异、充满暗示；它捕捉碎片的逻辑，呈现新与旧交叉、人与人互文的格局。轻盈的行文只与为共同感受生命在片刻之间留下的重量。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余事勿取》

《余事勿取》是作家魏思孝迄今为止最成熟且动人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卫学金是山东中部地区的一个农民，小说展现了他生命中最后三天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有故事背后的家庭、乡村，以及时代变迁里小人物的无所依存。

（上海文艺出版社）

《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

在人的这一生中，什么最重要？这个问题不仅孩子会追问，成年人也常常陷入深思。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在其给孩子的新作《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里，明确提到：“培育美丽的心灵最重要”，他还进一步解释了“一个人的心灵为什么重要？因为心灵就像人的画板，画出的东西就是人生的结果。”

在本书中，稻盛和夫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是创立京瓷公司和日本第二大电信公司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经营者，而是一位拥有三个女儿的老父亲。在书中，作者用27张漫画故事、33张精美插图娓娓道来其简单、质朴的人生哲学，让读者不仅领悟到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更学到一整套完整而实用的育儿哲学。

（东方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

本书选录谭帆教授自1998年以来公开发表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论文16篇，分“文体研究”“术语研究”“小说学研究”“评点研究”和“四大奇书”研究五个栏目。这五个方面均涉及对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反思，包括观念、视角和方法等。此书勾勒了谭帆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大致轨迹，也是他多年来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总结。书末附访谈录，梳理了谭帆教授的治学之路及有关小说研究的思考。

谭帆，文学博士。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理解、对生活的珍爱，七十年后出版的一个青少年对于疾病的认知、对生命

吴钧陶是谁，估计知道的人不多。翻读《药渣》一书，才知晓以翻译闻名的吴钧陶，是安徽贵池人。

今年94岁的吴钧陶先生生于商人家庭，家境优渥。若不是疾病困扰，他的成就如何，真不可估量。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的严重疾病使我终身残疾，道路艰难是肯定的……我会好好地活下去，好好地利用来之不易的时日，而不自白浪费。”

1947年秋，在病床上躺了五年多的吴钧陶提起笔，“作为年轻的生命纪念”，开始写下这本书稿。至1949年8月完稿时，他“终于可以在安全的港湾，平安的岸上歇息了。”

每个幸存者都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和故事。《药渣》中的文字依据作者当时的日记所写。虽然七十年后出版，作者全稿改定，时间、路名、药名、物名等都一仍其旧。海尔平、拜耳健身素、开未拉(camera)……有些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例如，1947年春从报上得知尚未正式发售的治结核病新药——链霉素。抛开这些旧东西，一个青少年对于疾病的认知、对生命的理解、对生活的珍爱，与今无所差别，此乃人性所在。这也许是七十年后此书能出版的原因。

病人最能理解病人。作者在“跋”中写道，“对于辗转于病痛中的同类，如果偶然读到拙作，也许能作为借鉴，觉得人的生命是顽强的，可以与病魔一搏。也许真是不治之症，医治罔效，是否能从中感悟一些生老病死的哲理，从而得到一些安慰呢？！”

原本是当作“遗著”写的，不期成了人生一段特殊经历的文字记录。书中不少细节描写最能见病痛对人的折磨，作者对人生的理解，也显现作者的文字功底。看得人“心惊肉跳，黯然神伤”。从是书二十一章节的标题可见一斑：生命的边缘、凯歌、苦苦挣扎、又一阵逆浪、绝处逢生……后来作者也想通过它作为进入文学圣殿的“敲门砖”，却自学走上翻译之路。真是“时间的长河不停地流逝，人世间的变化谁都无法为力呀！”

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汉申说得对：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人类的身体和心灵。以前在乡下生活，早晨出行时在村口的路上，常见倒在地上的药渣。其意是过往行人践踏药渣，可以带走疾病。扼住命运咽喉的他，大难不死，还有后患。按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中病、小病接连困扰，成了医院常客。

人书同命。这部书稿也多舛。除了“正本”外，还曾由作者的母亲、婶母、弟弟分头抄了一部“副本”。在动荡岁月中，作者自行毁掉了日记、信件、旧钞和邮票等；忍痛一张一张撕掉“副本”，却把正本深藏在床底下衣箱里的底层。尘封了几十年，也是一种奇迹。个人的历史连接着集体的记忆。看《药渣》，总会想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全球的灾难和那些疫情期间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若干年后是否还有人愿意出版、还有人愿意看？因此，真得要感谢韦洪和董宁文等热心人，让《药渣》与广大读者见面，让这部珍藏七十年的病史报告进入大众视野。

◆ 方怀银

抒情诗人的俄罗斯挽歌

◆ 刘蔚

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以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伟大的作家。那么，相对于这一黄金时期的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谁？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无疑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33年，蒲宁因其“严谨的艺术才能在文学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而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窗帘布”系列新近推出蒲宁的中短篇作品集《米佳的爱情》，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位俄罗斯优秀作家的创作风貌。



本书收录了蒲宁的22篇中短篇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作家一生的创作道路和思想演变轨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在经历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广大的农村受到巨大冲击，不仅使无数农民沦为赤贫，而且原先生活优渥的贵族地主也纷纷破产。出生于地主家庭的蒲宁面对家业败落、庄园凋敝，无疑是有切肤之痛的。因而，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农民们的悲惨遭遇寄予了同情，承认“生活不会止步不前，旧事物渐渐消失”，同时则为工商业的崛起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产生疑问，情不自禁地为田园牧歌般的往日乡村唱起了挽歌。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在庄园里》《在异乡》《祭文》《安东诺夫卡苹果》《松树》《新路》《快活的一家子》《乡村》等小说中都有体现。《新路》中拟人化的森林，对它们中间破路而过的铁道发出疑问，便颇能体现作家在新旧之间挣扎的复杂的思想情感：“你往前走开吧，开吧，我们在你的面前让路。不过，你难道还不罢休，弄穷了人们之后还要把大自然也弄得贫困不堪？”

小说的要义是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揭示人物的命运。蒲宁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借助精炼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和隽永的景物描写，展现变化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命运的沉浮。《快活的一家子》中好

高鸢远、好吃懒做的浪荡汉叶戈尔，从外地流浪回家，有一段抒情的风景描写：“林木之中一条明暗相间的光带形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一颗粉红泛金的巨大星星已经在灌木林和田野上方那片透明的银光中颤动起来……”，然而，接下来叶戈尔就惊恐地大叫起来，因为他看见了躺在床上已活活饿死的母亲。童话般优美的景物与饥饿而死的母亲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蒲宁的著名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中，米佳回到乡下母亲家，思念着远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恋人卡嘉，此时“周围笼罩着如此令人心醉的静谧，云杉和古老宅第周围的茉莉花丛散发出如此馥郁的芬芳”，米佳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不禁与他与卡嘉之间产生的感情裂痕、渐行渐远而忧心忡忡，触景伤情，景生心忧。

蒲宁温情感伤的笔调，在《夜航途中》《中暑》《幽暗的林荫小径》等爱情题材的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示。为美好生活的可遇而不可求而叹息，为爱情的背叛而悲哀，成了这几篇小说反复咏叹的主题。然而，作家并没有沉溺于此，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成为蒲宁作品着力的另一个方向。《理性女神》借助法国大革命后一位被捧上“理性女神”神坛的女演员的悲惨遭遇，对非理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反思。《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中那位乘豪华游轮周游世界的富翁，《米佳的爱情》为了五个卢布委身他人的护林人媳妇阿莲卡、为了成就演员梦而投入戏剧学校校长怀抱、抛弃米佳的卡嘉，作家通过他们的形象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人性沉沦的丑恶现实。而他刻画的一些农民和地主形象，凸现了旧俄农村的贫穷、愚昧和落后，呼应了作家的整个俄罗斯“都是乡村”的观点，由此隐晦地表明，要在落后广大的俄罗斯实现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实在是知易行难，困难重重。